

(供内部参考)

蓝色的闪电

[苏联] 阿·库列绍夫著

蓝色的闪电

〔苏联〕阿·库列绍夫著

伍 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А. КУЛЕШОВ
ГОЛУБЫЕ МОЛНИИ

«ЗНАМЯ», 1972, № № 1—3.

蓝色的闪电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87 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5}{8}$

1976年3月北京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00 定价 1.10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他们在制造军国主义的炮灰

——评苏修小说《蓝色的闪电》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苏修国防部文学奖金。这部拙劣得简直看不下去的毒草，为什么会走红运？这是因为，它通过对青年卢契耶夫服兵役道路的赞美，为苏修侵略军制造军国主义的炮灰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标本，从而适应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路线的需要。

苏修宣扬：“去当兵的现代青年——年轻士兵的问题，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之一。”^①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一个难处。他们争夺世界霸权，需要武装部队；他们控制东欧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需要派军驻扎；他们企图吞食中国的领土和财富，需要重兵压境。苏修正在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搞军备竞赛，随着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现代化的各种武装部队正急剧膨胀起来，也需要大量兵员。总之，他们到处伸手，疯狂争夺，便深深感到兵力不足。如何招引更多的青年到部队来服役，将他们训

① 戈尔巴乔夫，《当代军人和文学》（《十月》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练成为扩张主义者，为其推行社会帝国主义路线服务，自然就成了苏修当代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要把青年训练成争夺霸权和扩张侵略的工具，当然也不那么容易。卢契耶夫开始何尝愿意服从他们的指挥棒，乖乖地填到兵营里去？千方百计地逃避服兵役，在苏联青年中已是屡见不鲜的。多年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狂热地复辟资本主义，引起了特权阶层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生活方式的无限向往。奢侈、腐化、淫靡等社会现象，瘟疫般地毒害着苏联年轻的一代，产生了一批沉醉于灯红酒绿中的青少年。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使年轻的卢契耶夫把追求个人享受当作了一生的第一要义，他岂能同意到军队里去受苦和卖命。卢契耶夫说过：“在莫斯科哪怕当个驭手，也比在库页岛上当个将军强。”勃列日涅夫羽翼下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新贵，就更不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军队里去当炮灰。卢契耶夫的母亲，为儿子当兵几乎得了神经病。她一看到入伍通知书，就整整灌了一个钟头的缬草酊，才不至于昏死过去。她上下求告，八方行贿，但最后也没有使卢契耶夫逃脱被抓去服兵役的命运。这种与日俱增的离心倾向，当然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深感恐慌。如果青年们都去追求自己的享受，谁还会去为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路线到军队里来受苦和卖命呢？

正是在这个矛盾面前，这部小说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开了一个救治的药方。简言之，这个药方就是要对青年强行灌输勃列日涅夫的社会帝国主义思想，把他们追求

享受的强烈欲望，引向霸占和掠夺别国的领土和财产这方面去，同时加强法西斯式的控制和训练，使他们随时准备效忠苏修，为侵略战争卖命。卢契耶夫所在的那个伞兵师，如同当年日寇的江田岛海军学校一样，正是这样一个将青年士兵改造和训练成侵略狂的集中营。

显然，当卢契耶夫刚刚从莫斯科被抓来，扣上贝蕾帽填入这个兵营时，他还不是苏修理想的“真正士兵”。他有一个切身的体会，与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相比，军营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在这里，法西斯式管教的浓烈气氛笼罩了一切。繁重的军事训练日复一日，狠狠的斥骂声和挖苦声灌满了耳朵。动辄就被赶出队列，罚勤务，关禁闭。军官们用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来对付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士兵们对法西斯式的教化和控制稍有反感，他们就动用各种体罚来折磨，谁不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甚至用手枪点着脑袋来威胁。连长瓦斯涅佐夫公开宣扬，士兵“都是骗子”，同他们讲感情完全是多余的。师长拉杰伊尼柯夫被士兵称为“暴君”，对此，他不以为耻，反而“从内心引以自豪”。这些人利用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将苏军士兵的神经摧残得麻木，又强迫他们接受控制，进行冷酷的训练。卢契耶夫在这些暴徒面前就范，成为一个沙文式的士兵，就是苏修侵略军运用恐怖方法，训练法西斯分子的缩影。

要说苏修侵略军的头目们每时每刻都摆出凶神恶煞的面孔，那也不尽然。这些人也不时装扮出狼外婆的笑脸，用同情和关怀来引诱初出茅庐的青年上钩。卢契耶夫第一

次跳伞失败后，他羞愧懊丧，无地自容，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这时，师长来了，连长柯培洛夫也来了。很奇怪，这些平时那么专横残暴的人，此时都演戏似的换了一副脸谱，公正之状可掬。一个说“这是常有的事”，一个说“下次一定能跳下去”。那个“暴君”师长拉杰伊尼柯夫刚才还暴跳如雷，在话筒里“骂了又骂”，活象个狰狞的魔鬼；这会儿，却搂住卢契耶夫的肩膀说：“孩子，运气不好哇？”居然象个慈祥的老人。说怪吗？其实也不怪。他们对付卢契耶夫的两面作法，继承的就是当年法西斯教官惯用的“皮鞭加糖块”的手腕。他们既会举起皮鞭，把青年强迫套上勃列日涅夫的战车，也会用人情感化，诱骗青年驯服地把它拉上战场。这后一种手段，往往比前一种手段更厉害。拉杰伊尼柯夫那娓娓动听的问话刚落，卢契耶夫便“禁不住象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从心底发誓，“有朝一日需要的话，我真愿以死相报”。如果说，当皮鞭在卢契耶夫的屁股后面抽打时，他对此还曾用无言的不满表示过反抗，那么，在这笑面的诱惑和欺骗下，他却心甘情愿地为苏修叛徒集团卖命。

反动派训练亡命之徒，历来有一种最廉价最低级的方法，这就是利用女人和金钱来刺激。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苏修军队，在将青年教化成为标准的法西斯军人时，自然忘不了这一招。第一次训练时，卢契耶夫没有勇气在万里云空中跳离机舱。那么，怎样刺激起他的勇气呢？连长柯培洛夫决定，让他同漂亮的女卫生员塔妮娅同机跳伞。理由嘛，如他们无耻自白的那样，为了心爱的姑娘，“即使没有降

落伞也会朝万丈深渊里跳”。果然，卢契耶夫在机舱中踌躇不前时，一接触到塔妮娅那灼热的目光，狂热的火焰便燃烧着全身，而不顾一切地纵身投入了万丈深渊。卢契耶夫因此一举，竟然获得了塔妮娅的所谓爱情。他受宠若惊，在塔妮娅面前，再不敢显示出丝毫怯弱。从此，卢契耶夫便以疯狂的劲头，接受着残暴的训练和冷酷的考验。但这种似乎荒诞不经的教化方式，倒也并非罕见的丑闻。据塔妮娅说，在苏修军队中，“这个办法不新鲜”，许多姑娘“都用过这个方法”。这种卑鄙无耻的方法，激发出来的决不是柯培洛夫一伙自诩的什么“革命热情”，而是道地的法西斯精神。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把士兵们的这种疯狂劲头引向国外，用之于侵略战争，就会驱使他们拚命地杀人放火，奸淫抢掠。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了苏修侵略军反动、腐朽、野蛮的本性。

除了这些惯用的手法外，苏修军官教化青年士兵，还有从勃列日涅夫那儿贩来的最新法宝，这就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子，来煽动沙文主义的狂热，在所谓“保卫祖国”的口号下，疯狂实行军国主义。拉杰伊尼柯夫和柯培洛夫之流，经常向士兵们讲述关于那个“方尖碑”的故事，其目的就在于此。在这个“方尖碑”下，安息着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英雄们。他们这样作，是要今天的苏军士兵继承红军烈士们的遗志吗？完全不是。当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疯狂争夺世界霸权，不是别国的军队开进了苏联，而是他们的军队大量驻扎在别国的土地上，他们为什么要叫嚷

“保卫祖国”呢？这种虚伪的训诫，是勃列日涅夫之流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目的是欺骗青年，为新沙皇发动侵略战争充当马前卒。“爱国主义”的口号，掩盖了苏修军队的侵略本质，在这样的欺骗教育下，卢契耶夫就把华沙条约国集团军的联合演习，同当年苏联红军打击法西斯侵略者这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事件，等同起来看待。其实在苏修那儿，“爱国主义”只不过是沙文主义的代名词，它与真正的保卫祖国完全是两码事。卫国战争，是英雄的苏维埃儿女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英勇抗击德寇侵略的正义战争。而华沙条约国集团军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苏修侵略军的铁蹄疯狂践踏别国的领土，为争霸世界炫耀武力。拉杰伊尼柯夫声称，自己是“强大的盟国派到另一国的使者”。卢契耶夫也跟着狂妄地想，白色降落伞下的苏修军队，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统治一切的天神”。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要把整个地球都吞进肚皮的贪婪和狂妄，已象毒瘤一样长入到卢契耶夫的灵魂。至于拉杰伊尼柯夫一伙胡说什么，“战争的幽灵仍然高悬”在苏联的地平线上，“青年们无一例外都对祖国有义务”，否则便“事实上是叛徒”，“应该枪毙”云云，那更是赤裸裸的欺骗和威胁，企图逼着青年走上战场，去为勃列日涅夫的扩张侵略和争夺霸权卖命。难道不正是苏修疯狂扩军备战，使别国的地平线上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吗？将对外扩张冠之以“保卫祖国”的美名，继而指挥士兵们去杀人掠土，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侵略有理”论的真面目。列宁曾经指出：“民族主义

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① 苏修在军队里进行所谓“爱国主义”的教化，就完全是为了煽动沙文主义的狂热，为他们的侵略扩张进行思想准备。

正是由于苏修侵略军采取了种种手段，加强军国主义的教化和法西斯式的训练，卢契耶夫便迅速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称心如意的走卒。他痛心疾首地忏悔生活开错了头，“过去的卢契耶夫不复存在了”。他对往事的怀恋情绪，很快消失了。莫斯科花花公子的生活，此时已遭到了他的鄙视。曾被她厌恶过的苏修军营，却成了无限美好的天地。那些被他咒骂为“暴君”、“兵痞”的上司，也成了他真正敬佩的英雄。总之，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人之道”，在他的身上已经人格化了。这个浪荡公子成了一个战争狂，他狂热拥护和拚命执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路线，把整个心思都倾注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穷兵黩武上。他由幻想当个外交使节，而决心报考军官学校，要做一名职业军官，把终生献给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军国主义事业。当然，苏修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路线，需要忠于这条路线的外交间谍，需要为这条路线服务的军官，也需要为推行这条路线而到战场上去卖命的士兵。卢契耶夫无论走哪一条路，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小说结尾，卢契耶夫是否确实死在华沙条约集团军的联合演习中，作者含糊其词，未作交代。但倒在异

① 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一九〇八年八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六七页。

国的土地上，为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扩张侵略和争夺世界霸权充当罪恶的牺牲品，却是这类士兵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政治和经济上有怎样的要求，文艺就会通过塑造体现这个要求的典型形象来提倡。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将反映“爱国主义题材”规定为苏修现代文艺创作的“重大任务”。苏修军政要员和文艺界头目接连组织召开“全苏爱国主义题材创作会议”、“军事爱国主义题材文学会议”、“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创作巡回会议”等。一时间，名为“军事爱国主义”，实为狂热宣扬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文学作品，便身价百倍，竞相出笼。青年服兵役和青年士兵的问题，既然是苏修实行军国主义的最迫切问题，自然也就成了所谓“军事爱国主义文学”最时髦的主题。这部小说以卢契耶夫服兵役的道路为主线，树立了一个适应社会帝国主义需要的青年士兵的榜样。它是一张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招兵广告，是一部蹩脚的将青年军事化的教科书。他们妄图利用这样的广告和教科书，使广大青年以卢契耶夫为榜样，去填补那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兵营，训练出一批又一批法西斯军人，对内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以维持苏修的反动统治，对外扩张侵略和争夺霸权。无怪乎苏修当局要把国防部文学奖金，扔给这部小说的作者了。

但是，苏联广大青年会不会都象卢契耶夫那样堕落，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称心如意地驱上侵略战场？事实的答

案将是否定的。尽管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千方百计地进行欺骗，但其结果必然是心劳日拙。列宁指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壮丁军事化，而且使青年也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于这些，我们应当说：这太好了，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推翻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①使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彻底失败，将勃列日涅夫法西斯王朝彻底埋葬，这个历史的重任已经落在了苏联人民的双肩。勃列日涅夫实行军国主义愈疯狂，他们的末日就愈接近！

北京部队 毕星星 张雨生

一九七五年八月

① 列宁《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页。

第 一 章

列车不断颠簸着飞驰前进，车窗外面，不断出现一幅幅新的画面。

这些画面，离铁路近的，便扑面而来；离得越远，就更迭得越慢，显得越壮观，久久地凝滞在地平线上。

就在那时而清晰、时而迷茫的地平线上，一切也都在变幻。只不过隔着布满灰尘的车窗看不出来罢了。

其实，即便不向车窗张望，多少也可以猜测到一些。

譬如，车厢里明亮起来，那就是说，列车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阵阵清新的微风吹拂，掀起层层碧波，鲜花频频点头。树丛比比皆是，象一块块孩子玩的积木。曲曲折折的黄色土路纵横其间。

接着，车厢里转暗了。铁路两旁都是森林。忽而是黑压压的云杉林，忽而又是高耸入云、挺拔苍劲的红松，再不就是百年的老橡树，那闪闪发光的绿叶一直遮盖着飞驰的列车。高大的树干，象粗壮有力、大手大脚的巨人，轻轻摆动着茂密的树冠。

再不然就是白桦树在路旁飞旋起舞，树干象白色的连

衣裙，闪耀着跳荡的阳光，树叶不住地微微颤动。

阳光象一把利剑，间或劈开稀疏的树林，向长满青苔的大地投下片片光斑。阳光映照在溪流上，照亮了成年累月堆积起来的褐色的厚厚的枯叶堆。一束束阳光象一层薄纱，一动不动地悬在树中间。虫儿和鸟儿在空中飞来飞去。这里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水晶宫，里面流动的不是水，而是太阳的玉液琼浆。

车轮的声音偶尔变得响亮而重浊，车厢内的光线被一条条黑影子飞快地切割，这是列车正跨过桥梁。

这时透过车窗便可以看到茂盛的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清澈溪流，俯向水面的垂柳，以及绿苔丛生的岸边那纹丝不动的睡莲。

有时河流看去十分雄伟宽阔。河水闪烁着无数银光耀眼的鳞波，与缓斜的岸边铺延下来的白沙连成一片。百年的老林巍然耸立在倾斜的山岗上，下面是黄沙。一排排黑色的驳船，好象静止的岛屿，排列在河上，一艘冒着烟的小拖船走在最前边。那些罕见的雪白的轮船昂然超越过驳船。

看到所有这些画面，不由得使人想到：每个国家的自然面貌虽各有千秋，但是，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找到其余六分之五的世界在不同程度上所具有的一切——海洋与山川，森林与草原，酷热的沙漠与极地的冰层。

列车奔驰在我们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车上乘坐着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他们在歌唱，在欢笑。如果一旦需要，正是由他们来肩负保卫祖国的重任。

想当初，差不多三十年前，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奔赴战场。后来又凯旋而归。

而那些未能归来的人，也成了英雄，因为所有牺牲的人都是为国捐躯，不论士兵，还是将军，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在死亡面前是这样，在人们的缅怀中也是这样。他们还没来得及放声歌唱，尽情欢笑。他们有的才四十岁，有的刚二十岁，就作为严峻的军人而死去了。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刻了，因为战争的幽灵仍然高悬在充满着光明前景的地平线上。

车厢里的卧铺上，小伙子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不是把多米诺骨牌玩得咋咋作响，就是一个人，或大家一起在并不十分高明的手风琴欢快的伴奏下唱歌，再不就是摆弄装满水果、点心的小筐子；或是看看书，猜猜字谜，跟同伴聊聊天。他们所有的人心情几乎都十分激动，这是显而易见的。象他们这种年纪，没有人去揣测自己一辈子活多久，而是贪婪地盘算着如何去消磨光阴；在他们这种年纪，生命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人们都千方百计渴望着开扩眼界，因而对所有的新事物都感到高兴和亲切。

意识到自己成了一名军人的自豪感、对于陌生事物的那种贪婪的好奇心、与亲人离别的忧郁心情、对未来生活的惶恐心理，这一切的一切，使青年战士们百感交集。但是，大多数人的情绪是饱满的，甚至是高昂的。

这样的情绪也感染了从首都军事委员部来替自己部队招募新兵的柯培洛夫上尉。

他担任这种工作，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但是，每次出发都感到十分激动。这种激动的心情，跟他眼下所带的新兵的心情相似。他将遇到的会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能不能挑选出称心如意的新兵？将来能不能培养他们热爱自己的部队、自己的兵种、自己的职务，实不相瞒，还有热爱他本人——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柯培洛夫上尉？须知他是立下赫赫战功、荣获勋章的近卫师里的一名军官。在这个师里，别说当一名侦察兵，哪怕当炊事员，对一个战士来说，那也是千载难逢的好运气，是了不起的荣誉。

每当做这种出差的准备工作，柯培洛夫都好象是要去投考军事学院一样。

他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窗前，搔着直楞楞的淡褐色头发，紧皱眉头，专心致志地看书，手里还拿着记事本和钢笔，有时到战斗荣誉陈列室的展览台前看个不停，设身处地思量着跟新兵的谈话。而新兵可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要是碰上跟满不在乎、牢骚满腹、刚愎自用的人谈话，他就非常恼火，弄不好就吵起来；要是遇上不了解情况的，他便耐心解劝；要是发现对方是肯用功、好学习的，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而一旦碰上个很内行的、在航空俱乐部有过上百次跳伞记录，甚至毫不含糊地获得过跳伞运动健将称号的……那他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

不用说再早的时候了，就是跟他入伍那时候相比，现在的新兵可大不相同了。

他们个个都有十年制中学或中等专业技校的文化水

平。不少人懂外语，有一套技术，有的还是等级运动员。

要想在教这样的士兵的时候，不让他们脸上露出一丝讥笑和明显的见怪的表情，非得懂得很多东西不可。

而要想把这些纷繁复杂的性格训练得与你取得互相谅解、自觉地听指挥，而不是盲目服从，那你就不仅一定要当好一个指挥员，还要成为一名教育家。

一想到眼前这项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柯培洛夫有时也长嘘一口气。但是，不断的征兵，不断的服役，一切也都顺顺当当地过来了。当然也曾经有过焦虑、烦恼、失败，可是每当送别战士退伍，回想一下，这些士兵过去什么样子，现在又变成什么样子，一想到他把什么给了这些小伙子——不，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柯培洛夫就感到荣幸和骄傲：这两年之中，他不光是培养出一批好样的战士，不是的，他教育出一批真正的人。

最让柯培洛夫高兴的是看到他的老部下的来信。他常把这些信拿到连里，反复读给大家听。从信上知道：某某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某某发明了新的机器，还有某人飞到北极，谁做了第一个切除阑尾的手术，谁结了婚，当了爸爸，谁的文章上报了，谁在专业的、而不是业余的音乐会上演出，谁从军校毕业，获得了军衔。

让他高兴的原因数不胜数，看来他教育出来的人都是顶呱呱的棒小伙子。他们能干，有天才，在生活中大有作为。遇到这种时候，他不知为什么却忽略了那些在生活中不走运的、无所作为的人，他们一般是不会来信的。